

曙光——

木村謹吾醫師點亮的一盞燈

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

視障者的世界是黑暗的，因為他們無法與常人般的工作，而成為社會的邊緣人，嚐盡世間的冷漠與淒涼。因此培訓殘疾人士之盲啞教育，不但可以教導他們的謀生能力，也可以提升他們的信心和尊嚴。



英國傳教士甘為霖

十九世紀的台灣並無殘疾者之教育機構，直到1891年英國長老教會的傳教士甘為霖 (Rev. William Campbell) 來台，才在教會的支援下於台南創立了「訓瞽堂」，教導點字、算術及簡單的手藝，後來併入「台南慈惠院」，1922年由政府接辦後改名為「臺南州立盲啞學校」。而以個人的力量與資源建立具有制度化之盲啞教育機構，則是1917年台北大稻埕木村胃腸科醫院的木村謹吾醫師所創立的「木村盲啞教育所」。他們兩位都是台灣盲啞教

育的啟蒙者。

木村謹吾醫師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的基督教家庭，他的父親也是視障者。1895年9月，他以海軍軍醫身份隨軍來台，先致力於傳染病的撲滅，直到衛生環境趨於穩定之後，他繼續留在台灣懸壺濟世。在他行醫期間看到台灣尚缺完善的殘疾教育機構，因此向總督府建請設置公立的盲啞學校，惟因當時正積極於義務教育之推行，政府沒有多餘的經費與人力，因此只好作罷。於是他決定投下自己的積蓄，並向日本的兄弟姊妹籌募資金，於1917年在台北的蓬萊町（現重慶北路、寧夏路），創設台北第一家「木村盲啞教育所」，由木村醫師自任校長。



台北州立盲啞學校——現啟聰學校

由於盲啞教育所需經費不貲，因此木村醫師只好一面行醫，一面執教，並令其子高明共同投入工作，以維持學校之營運。1922年改名為「私立臺北盲啞學校」。經過十多年的努力，社會大眾開始認同木村的理念及殘疾教育的重要性，也獲得不少的捐款，校務因此開始趨於穩定。1923年裕仁皇太子訪台時，特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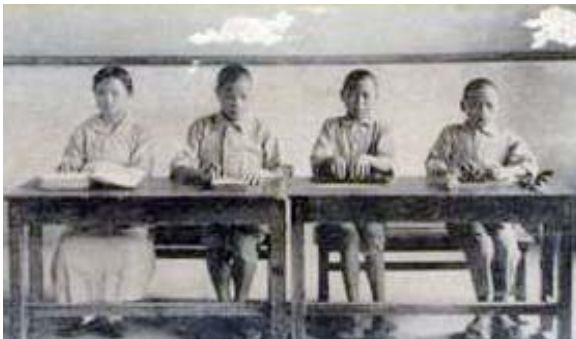


木村謹吾出席世界盲人會議前攝於校門



台南盲啞學校碑

「教育功勞者」的銀盃，以資表彰。1928年木村謹吾醫師以功成身退，辭卸校長職務，並將學校捐給政府營運，而改制為「台北州立台北盲啞學校」，其子木村高明長期襄贊校務，因此受聘接任校長。



盲啞學生

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，台北盲啞學校由國民政府接收，更名為「台灣省立台北盲啞學校」。1946年，木村校長在台產業全遭沒收，一家三代也被迫遣返日本。而他在台灣推動盲啞教育的貢獻，迄今仍受台灣人的尊敬與感念。

日本時代的盲啞學校是結合了教育與信仰的理念，其真正的偉大之處，乃是在艱困的時空環境下，從無到有的開創精神。而戰後由盲啞學校所分出的啟聰學校及啟明學校，在校史的紀錄上，對於木村謹吾的貢獻僅輕輕一筆

帶過，甚至連一張完整的照片都未留存，倒是甘霖牧師的一些照片被長老教會保存的很完整，從這裡可以看出我們是否尊重前人種樹的功績。

這個故事使我想起偉大的女性海倫凱勒（Helen Adams Keller，1880-1968年），我組合了她生前令人省思的幾句名言與大家分享，她說：雖然這個世界充滿了苦難，但是也有很多克服的方法，因為當一扇幸福的門關起時，另一扇幸福的門會因此開啟，但是我們看這扇關閉的大門太久，卻忘了那扇已經為我們而開啟的幸福之門。

黑暗將使人們更加珍惜光明，寂靜將使人們更加喜愛聲音，而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卻是看不到，也摸不到，它們只能被心靈感受到，愛也是摸不著的，但你卻能感受到她帶來的甜蜜，我們只要朝著陽光，便不會看見陰影。



艾森豪總統接見海倫凱勒

她晚年曾說：「我的身體雖然不自由，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。就讓我的心超脫軀體走向人群，沉浸在喜悅中，追求美好的人生。」海倫凱勒生前挺著亦盲、亦聾、亦瘡的殘疾身軀，訪問過35個國家，在世界各地推動盲人學校的興建。1964年獲得美國總統頒贈「總統自由勳章」。1968年她蒙主寵召，終於擺脫黑暗，在天堂看到了美麗的世界。